# 疑耀卷之三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 八分隸楷辨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籒文籒文即大篆也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爲之也次有隸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嚴迫大小篆難倖就乃約之而爲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曰

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
且易便於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
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始作八分以當時
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因其字方八分遂以
爲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
仲與秦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
鍾元常謂之章程書此八分書所由始也
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

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卽八分也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卽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法也程逈曰東漢以來碑刻皆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隸書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艸體彼之二美逸少

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隸書卽今所傳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眞行爲隸矣故蕭子雲啓勅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陽集古錄跋則以隸與八分爲一趙明誠金石錄又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眞書是八分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

體尚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漢隷運筆結體尚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擠令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隷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

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尚方而不尚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体唐以後隸與八分爲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

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爲古隸可也

丘明非姓左

左丘明古今相傳丘明名左姓也余偶閱一小說吳興地名丘墓者一村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丘明之後云明爲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丘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蚩尾誤作鴟

今宮殿鴟尾之鴟非鴟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恐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鴟殊誤

障車文

世皆知古有催妝詩而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篔篔命小

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今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

射策之制

今人皆知科場對策爲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摭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於几案上令士人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之或亦一說也但攷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所據

烏鬼之辨

杜工部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沈存中以烏鬼爲鸕鷀苕谿詩話引元稹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稹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故苕溪以工部所稱烏鬼爲神鬼非鸕鷀也余嘗疑之謂稹或得於傳聞故戲而入詩耳一日讀稹集有聽人彈烏夜啼引詩乃謂作拾遺時被譴其妻竟禱

於烏鬼始得還官則是實賽烏鬼也而烏鬼乃鬼神矣第烏鬼不知何神而稹之妻禱之稹信之殊足掩口若工部所稱烏鬼則沈說爲正苕溪爲謬蓋下有食黄魚語非鸕鷀而何

晁無咎能畫

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集有晁無咎畫

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名之畫亦有足觀惜世不傳耳若阮始平能畫畫譜亦未嘗載後山詩可以補其闕矣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一言為天下法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諫佛骨矣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干

墓誌歷叙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誡而晚年復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疏黄一病訖不痊是昌黎知誡人而不知自誡也然樂天旣知譏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嘗有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其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乃知異端易惑即高明之士亦所不免也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

誤二公豈未之聞耶

男女兩體

一友人嘗謂余言今武進縣尚書某者其夫人半月爲男半月爲女爲男時能御女自置妾媵余始疑焉後閱諸傳記則往往有之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兩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晉五行志謂之人痾宋趙忠惠帥維楊日其僚友趙參議

者有婢甚慧黠忝議欲私之堅拒不從疑
有異强即之則男體也遂聞於有司蓋身
有兩形前後姦狀不一乃寘極刑元有李
安民者嘗於閩之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
五六交接一再漸具男形與池州李氏女
及婢添喜私通事正相類張師正採異錄
景祐中廣州舶商韋某女年十歲變爲男
子與侍婢交有孕嘗與吳舍人潛同學好

讀文選雖鬚出於頷然舉止言譚猶婦人也彼武進尚書夫人何足訝哉然玉曆通政經曰男女兩體主國淫亂此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大般若經載四種黃門其四爲博又半擇迦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房二星皆男女兩形更爲雌雄異物志靈貍者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若此輩者豈博又半擇迦及心房二星靈

貍所化生耶茀諸傳記所載皆非令善武進尚書夫人獨富貴終身則不得其說矣

詠花不語

牡丹有名醉西施者韓昌黎詩對客偏含不語情羅隱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蘇東坡詩不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真三公皆詠不語而一解轉深一解矣

滕王蛺蝶圖

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録以爲滕王元嬰余按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雀兒出盡其妙非元嬰也

## 婦人自稱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爲李衛今婦人自稱宜倣之

## 瓊奴

宋時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一詩云無

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不書姓名陳后山有詩二首紀之然亦未詳瓊奴出處余偶閱青瑣高議乃得之瓊奴姓王氏爲郎中王某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爲主母凌辱道出淮上乃自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有歌紀焉則永安驛題詩之女子亦必名家子嫁爲人妾而失意者也

宋紙背面皆可書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睿得雜林小紙一卷已爲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艸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

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牋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 衚衕

今京師呼巷爲衚衕蓋胡語也世以爲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鸓鳥可以止衕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衕獨衚字尚未經見

骨肉相關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踈爲久要此誠理到語余於仕宦讀書朋友請從事矣獨骨肉一語不能如命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不能迎養亾弟一兒猶未成立平安之耗兩目欲枯若于此事可不相關尚何事可相

關耶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今人稱給事中爲黃門葢始於漢而不知其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内人主之黃門卽黃闥也内人者閹人也漢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之下是黃門止可以稱宦者不可稱給事中也但漢舊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日莫入對青鎻門

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鎖門拜則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爲黃門自漢巳誤矣蓋黃門本宦者之稱以其所司者黃門耳給事中不司黃門而可以黃門稱之耶

二千石

世皆知郡守爲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秩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

## 五星聚

五星之聚自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反天寶九年五星聚尾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皆載在史傳者凡四而已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亦聚東井唐史未載是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也天寶

九年之聚無論矣即齊桓之霸亦何德以致之耶語曰天道遠信矣

婦人以父姓爲名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寔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

國敗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旣於姬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七均七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爲七也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夫一

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正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以均調

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雲南荔枝

荔枝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爲業當是荔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

胥流

史記越伐吳使胥流二千索隱謂流放之

罪人正義謂流利慣熟皆誤吳水國習流者謂習於水戰也

文正美謚

文正之謚美謚也宋時得此謚者惟呂蒙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鄭居中蔡卞陳康伯八人而已後張知白夏竦皆欲得此謚而司馬光論其不可故知白謚文節竦謚文莊其嚴如此若李公昉王公旦

謚法通紀亦曰謚文正者非也二公原謚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爲文正耳然欽若與丁何物而亦得謚文正何也

石奴

後魏時諸王孫貴臣多服石藥每病輙稱石發陳後山有詩服石爲石奴言爲石所使也石奴二字亦新

茶用鹽薑

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薛能烏嘴茶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煑更黃東坡和寄茶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陳無已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肺肝是唐宋以前茶皆用薑鹽也有友人嘗爲余言楚之長沙諸郡今茶猶用鹽薑乃爲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

白牯青奴

傳燈録長沙岑和尚有曰貍奴白牯却知有白牯蓋謂水牯牛也陳后山齋居詩有云青奴白牯静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青奴二字黄魯直云趙子充竹夫人詩凉寢竹器憇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宜名曰青奴及任淵注陳詩以白牯爲白角簟乃借用以對青奴也恐未必然青奴是竹器疑白牯是簟固是的對第後山詩博而核萬

無如此借用者或自牯别爲牀第物當是鄉語耳

## 秦法棄灰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

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
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
矣是月王須馬政游牝別群是毋燒灰者
亦爲馬也固知弃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
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
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臧文仲

臧文仲左傳言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先

聖又謂其竊位其人品可知第古今三不朽之言首發之者文仲也在當時亦必能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豈以其人廢言耶抑遺逸多也

至老稱詩

龐相國籍喜稱詩即相府幾務冗襍而吟詠不絕口及疾亟猶手録十餘詩以示司馬溫公復書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

中尚有此意思耳其字已慘澹難識後數目甍今操觚之士一入仕籍便絕口不復稱詩且以此道相戒此固汨沒於世態益亦於此道淺故不得不弃去耳

樂府謠訣

風雅滅而離騷作離騷又廢樂府繼之此詩之正宗也樂府者漢之鐃歌是也當時采於民謠襍以趙代秦楚之風而傳世永

久訓詁譌缺至有不可曉者自樂府解題出而後稍稍能發明然今之辭存而可以測其義者不過一十八篇耳前後文人擬而作之無慮百數大率不宗本旨或自立新意以句讀富贍為雄且言語淺陋皆失古人之意又解題出於二三子之手或智識淺薄不能究見其微使後之學者無所依據故千載之間竟無定論特存其名句

而已如思悲翁一篇有奪翁美人梟子五
梟母六之句以理推之必無五子而六母
也大意以梟爲不順之鳥言母携其子捨
已從人而去力不能取故發於音聲而悲
怨之今究其義則似是言五子與母併其
數爲六也又有所思一篇乃男女相絶而
相怨者其言摧折之焚燒之與君斷絶不
復相思不爲已甚乎以此喻君臣則非三

宿而後出晝之義以此喻夫婦則略無忠厚之旨豈若氓之詩猶有道其宿昔拳拳不忍之意乎余嘗欲變其本旨謂與君雖絕專思君庶可補於風雅而有益於世教也尚當與博古者再詳之

###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漢法凡吏受監臨飲食皆免官景帝時以爲其法太重更議著令於是丞相廷尉議

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
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
受監臨飲食也第必須償費乃可如不償
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
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爲聽然是時受監
臨飲食之禁尚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
念戰國有以二卵弃干城之將者漢法實
始於此此法至宋時猶守之故賈黯起請

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
贈遺及省司条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
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定斷其
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
物入已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鄰人
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司竟坐贓論廢於是
司馬溫公以爲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
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物止謂珍異

見錢耳今曹修止於尊酒隨而自首已爲
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
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
所犯如上條必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
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相餽餉者皆勿
論遂爲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
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苞苴公
行至以餽遺厚薄爲官殿最安得貫漸起

曹修輩起而按之

## 婦人裸撲爲戲

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賚夫婦人相撲有何可樂且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余初疑此或偶爾爲之後

閲司馬温公劄子有此一議乃知此戯原
置樂籍中又民間街市亦以此聚衆爲戯
不知始於何時有此不美之俗也

司馬光辤知制誥

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
司馬温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
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改天章閣侍制
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辤免

夫温公豈不嫻於詞命者耶其辭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及辭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禀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艸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以余閱公生平文字其于詞命之體果不盡

合是人各有能不能耳今代知制誥者皆循資而用不問能否何怪乎四遠指笑乎

## 陰陽地理之說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余按古者葬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于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陵也然考其子孫之

吉凶亦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丁巳日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是雖卜日亦不拘拘於日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不擇地形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地之吉凶又何論焉夫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而祖考安

則可矣若欲爲子孫求福澤至延歲月令祖考遺體暴露而不得藏是欲子孫安而不必於安祖考也仁人孝子豈其然乎

## 餐菊

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餐菊者皆生餐之亦未聞有烹炮者溫公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廚人烹瀹調茸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眞味完不知其法何似

蘇子由制策差錯

嘉祐中温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内有圓毬兩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毬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并温公與范鎮同議以圓字号爲第三等毬字号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遂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毬字號卷爲

不入等溫公抗議毡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若以此見黜是名爲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曰言果切直不宜弃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無差舛豈見收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是少年間學或未到耳今制考試編排字號皆用千

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製字樣故圓毡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死而尸溫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溫妻子不敢殯斂畱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跡宛然劉攽有詩云三徑積荒艸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葬有値吳門仙妻子同脫屣衣冠如

朧蟬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還此亦載籍
未經見者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
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
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
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
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

不倩於書吏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黃六

今京師勾闌中諢語言給人者皆言黃六余初不解其義後閱一小說乃指黃巢兄第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爲黃六也

宗藩之盛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余纂修
玉牒萬曆二十二年止屬籍者已十六萬
人今又十年其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偶閱
侯鯖録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
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
秦灰之燼我
高祖驅胡羶之穢其功同也故胤嗣之盛
亦相同乎

##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艸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茜土人染粉以爲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之非彼之艸染之者秦始皇宫中悉用紅粧疑始于秦余按李石續博物志三代以降塗紫艸爲燕脂又非始於秦也紅花一名紅藍又名黄藍張騫使西域得之以其葉同藍故曰

藍燕或作臙作因作胭脂或作支匈奴妻曰閼氏讀作胭脂謂其顏色之美也有一説燕脂作烟支唐睿宗女代國長公主少嘗作烟支弃子于階後乃叢生成樹公主歎曰人生能幾我初笄嘗爲烟支棄其子今成樹陰映瑣闈人豈不老乎是烟脂又有樹有子非艸染者不知何種古詩匈奴歌云奪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以山

有艸可染臙脂又不獨出西域也

## 粉

古今實録曰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其第一轉與弄玉塗之即今鉛粉也婦人傅粉自秦始余按墨子曰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時婦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婦人傅粉斷非始於秦也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

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黑粧即黛今婦人以杉木炭研末抹額即其制也若黃眉則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今不復知其制矣一說黑粧亦以飾眉漢給宮人螺子黛故云黛眉曹子建七啟玄眉施兮鉛華落即墨眉也

庾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是黃黑俱眉飾

未嘗廢黛也額上塗黄亦漢宮妝梁簡文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黄虞世南袁寳兒詩學畫鴉黄半未成是黛色或以點額或以施眉黄色或塗額上或安眉角古人媚妝隨意皆可

## 妲巳

妲巳古書有作䵣巳者說文白而有黑曰䵣字統黑而有豔曰䵣二説皆不離一黑

字則妲巳之貌斷非瑩白矣古有玄妻亦云其皃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青黑色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腯而慧豔鋹嬖之賜號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廟有尚妃者皃亦黑宮人稱爲黑木娘娘寵冠一時則黑巳玄妻當不誣也

## 火浣布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

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燒之如新與十州記同此即周書所稱疑雪者也玄中記又云南中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爲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入市嶺南者往往有之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詢其爲

木皮爲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
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爲帽
入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于京邸
見有數莖合而爲一疑鼠毫又不類大較
似木皮中可績者其色瑩白以火燃之并
沃以膏火中透紅以爲必燼及取出則雪
白如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贊非
妄也

太玄潛虛

易之爲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楊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玄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醐中覔酥從酥中覔乳也

楊用修妄詆杜詩

楊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騏出豕之敗駕後人改出爲奚乃佳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後人改逐爲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人改始爲才乃佳此癡絫人前說風流也奚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逐爲將雖詩有不遑將母及古樂府一毋將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

從其一從子逐卽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用修又以杜詩江平不肯流謂意求工而句反拙不及李群玉水深難急流巴渝竹枝詞大河水長漫悠悠爲勝於杜余謂竹枝詞此何等語可以擬杜卽難急流不亦淺而俚乎杜之妙處全在不肯二字葢本陶淵明日月不肯遲晨

雞不肯鳴來故不肯二字杜甞四用之秋天不肯明兵干不肯休王室不肯微而惟江平不肯流最佳余家有小樓臨長江每於夏漲時憑闌輒思杜之不肯流句乃詩中畫也

象

世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亦未必然劉跂暇日記載象嘗三象死剖之其二膽果在

足其一膽在腹中歳巳亥今象房象死余往詢之膽亦在腹中也聞象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卽膽在虎肉其說又不同未詳孰是劉跂云象肉觔理段段不相屬則誠有之又云味亦各異故世言象肉千味亦未必然也

天地止有三行

西儈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
也土也又以氣爲一行人頗以爲誕余謂
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
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
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
内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
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雞子羃周接四海
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如覆奩於水而奩不

浸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虚空即氣減一尺
地即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
太虚猶氷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
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
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
翔曰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
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
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

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爲沴矣夫日者火也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illegible]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

衣冠以白爲忌

今世冠服皆以白爲忌亦出於古禮父母在衣冠不純素素卽白也余閱隋志吉未必然宋齊之間天子私宴着白高帽士庶以黒太子在永福省帽亦以白紗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多着白接䍦接䍦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白紗帽肩輿上城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以葛爲之葛亦

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卽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稱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唐六典天子服亦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韈皆以白眎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皆古制也白不爲忌如此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若以白爲忌

其或起于唐乎宋明帝末年多忌諱以白門爲不祥諱之右丞江謐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則唐以前已忌之矣

## 海月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有謂海月係水族一物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爲拾水

族之物有何意味

## 詩文必有所本

先輩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他且勿論即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來便不是律詩故唐選體之所以不及漢魏者是以唐人字眼作古選宋律詩所以不

及唐者是以宋人字眼作唐律也

餘甘子

虞允文與人書有云南詔餘甘子一桶王元美宛委餘篇載餘柑子見臨海異物志謂與橄欖同一果及閱異物志謂大小如彈子丸理如定陶瓜瓣初入口苦咽中甘與橄欖同味乃知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也元美未見遂云今天下饒橄欖絕無餘

卄物之難博如此此苐柑當作艹艹不宜从木
允文當不誤或傳寫誤耳

七七

里俗人死每遇七日輒設奠七七四十九
日乃巳今國朝大臣諭祭亦有七七雖非
通行古禮但禮亦有之人生四十九日而
後七鬼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鬼散也七
七之說葢本此

吳[illegible]

[illegible]卷之[illegible]